

卷十九

書名 春秋公羊註疏二十八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撰者 漢 何休 學, 唐 陸德明 音義,
 闕名 疏
 卷 卷十九
 內容分類 經 春秋 春秋公羊 唐
 索書號 貴重 1
 編號 A318300

春秋公羊註疏隱公卷第一

漢 何休 學

起元年 盡元年

春秋 羊經傳解詁隱公第一

反。陸曰解詁佳買

何

爲此客公那自公解休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18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春秋公羊註疏二十八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其謙志解姓一侯之學。學者言爲此經
 義辭曰何休注公羊云何休學有不出於己此言
 也。問曰左氏以爲魯哀十一年夫
 之。即注述之意。疏。春秋至第一。春秋隱公經傳
 則云春秋者一部之總名隱
 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
 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
 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
 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
 公羊者傳之別名何氏者
 則升公羊字在經傳上退隱

全注疏卷

余富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3038 九七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春秋公羊註疏襄公卷第十九

起元年
盡十一年

漢何休學

襄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傳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

註 據晉趙鞅以地正國加叛文今此無加叛文故問之。
殖市。
疏 據晉至問之。解云即定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及士



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傳云此叛也其
言歸何注云據叛與出入惡同以地正國也又注云
軍以井田立數故言以地傳又云其以地正國奈何
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
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
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注云無君命者操兵鄉國
故初謂之叛后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與諸侯釋
其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今華元與諸侯圍
鄉國而不加叛文故難之云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
宋彭城而不加叛文與趙鞅異乎然則趙鞅以采地
加之兵逐君側之惡人以正其國其意實善而春秋必
恐惡逆之臣以外託與義之兵內有為宋誅也故華
元無惡文為宋于偽反下解云雖云操兵鄉國
但稟宋公之命與諸侯之師逐去叛其為宋誅奈何
人以衛社稷春秋善之故無惡文也

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魚石

罪奈何以入是為罪也

說在成十八年書者善諸

侯為宋誅雖不能誅猶有屈彊臣之助

魚石之

即成十五年宋魚石出奔楚是也楚為至魚石

解云即成十八年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

彭城是也。以入是為罪也。解云言魚石於成十

五年初出之時道是與山有親恐見及是以辟而去

非其大罪也。至成十八年外託與楚之兵以伐取君

邑遂居彭城與君相拒失人臣之義非順行之道故
曰以入是為罪也。說在成十八年。解云即謂
成十八年經具說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
城之事言上舉楚鄭伐宋下即言魚石復入復入者
出無惡之文明其出奔楚時非其罪也但倚託楚鄭
伐取彭城為大惡故此書者至之助。解云傳云為

十八年更有解注。書者至之助。解云傳云為

宋誅而知不能誅者正以助其君討叛臣義之高者若能誅之理應在見似若昭四年經書執慶封殺之今但言圍而無殺文故知不能誅雖不能誅猶楚已取之矣曷為繫之宋註據莒人伐杞取牟婁后莒牟

夷以牟婁來奔不繫杞疏據至繫杞。解云莒人

其后来奔者即昭五年夏莒牟婁疏取牟婁在隱四年春

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是也。不與諸侯專封也註

故奪繫于宋使若宋邑者楚救不書者從封內兵也

疏故奪至邑者。解云案左傳二年春王正月城楚

丘傳云不與諸侯專封也。然則不與諸侯專封取

事一也。所以或繫於宋或不繫於衛者彼以衛國已

滅故無所繫不言相公城之也。自不與諸侯專封故

今此魚石受楚之封入邑而攻是以奪而繫國以

不成然則不與之言雖同其下與之理實異是以

侯封衛春秋實與楚封魚石繫宋以抑之云云之說

在僖二年。楚救至兵也。解云經傳無文而知

楚救者正以楚人去年封之故也。楚人是時并兵于

魚石魚石之叛抑而不成。今華元討之即是宋國封

內之兵也。封內之兵例所不錄。是以楚救魚石不得

書之知封內之兵例所不錄者正以定公八年傳云

夏晉韓屈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婁人杞人次于合註刺欲救

宋而后不能也。知不救鄭者時鄭背中國不能救不

得刺。于合二傳。疏。夏晉韓桓。解云左傳穀梁

合作鄩字也。刺欲至得刺。解云知如此者正

以莊三年冬公次于郎傳云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

紀而後不能也。今此下文即有楚人侵宋言次于合

秋楚公子士夫帥師侵宋

九月辛酉天王崩

邾婁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匹。妙反。

晉侯使荀瑩來聘。九月辛酉至來聘。解云諸侯為天子身服斬衰三年是以曾子問



云諸侯相見揖讓而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天王九月崩而四國得行朝聘禮者杜氏云辛酉九月十五冬者十月初也天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是也若然則四國行朝聘之時王之赴告未至於魯經書天王崩得在朝聘之上者公羊之義據百二十國寶書案而為經雖四國未知何妨先書乎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疏。二年至簡王。解云隱三年

時也。而此書者即文公九年傳云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彼注云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然則簡王去年九月崩至今今年正月但始五月矣所謂不及時是以書之

鄭師伐宋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

註不書葬者諱伐喪

困反

論古

書至伐喪。解云春秋之內諸侯之卒不書其葬非止一義而已。或諱背殯用兵或譏其卒或刺不討賊枉殺大夫案此鄭伯襄公之子繼體為君復非從成十五年即位以來未有罪惡之事明其不書者不為上事明也。而下又云冬仲孫蔑會晉荀瑩下云云于戚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然則既不為上事下即有諱伐喪之文則知不書葬者正為諸侯諱其伐喪故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婁

人于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傳齊姜者何齊姜與繆姜則未知

其為宣夫人與成夫人與註齊姜者宣公夫人九年

繆姜者成公夫人也傳家依違者襄公服繆姜喪未

踰年親自伐鄭有惡故傳從內義不正言也繆音

音齊姜者何解云欲言成母諡不言宣欲言成

氏不然者正以齊姜先薨多是姑繆姜後卒理宜為

婦實無文据以順言之也且九年襄公伐鄭不書其

至若非親母不應貶之至此矣言襄公服繆姜喪未

踰年親自伐鄭者即襄九年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是也然則襄公母死未期已為兵首無恩之甚是故為諱若為祖差輕可言是以彼注云不致者惡公服

繆姜喪未踰年親自伐鄭故奪臣子辭是也舊云傳言惡襄公喪服用師故以祖為親母所以甚責內是以何氏順傳文也者非也公羊之義口授相傳五世以後方著竹帛是以傳家數云無聞焉爾以此言之容或未察止作公羊氏實不分明何以不得而要知傳序經意依違之者正以文與相公九年曹世子射姑同故也案相公九年冬曹伯使其朝何春秋有譏父傳云諸侯來朝此世子也其言朝何春秋有譏父老子代從政者則未知其在齊與在曹與注云在齊者世子光也時曹伯年老有疾使世子行聘禮恐卑故使自代朝雖非禮有尊厚魯之心傳見下卒葬詳錄故敘經意依違之也然則彼刺曹世子而傳序經意不正言之今此文正與彼同故知亦依違言之

叔孫豹如宋

冬仲孫蔑會晉荀營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婁人滕人薛人小邾婁人于戚遂城虎牢傳虎牢者

何鄭之邑也註以下成繫鄭疏虎牢者何解云欲

言他邑有城虎牢之文故執不知問註以下其言

城之何註据外城邑不書疏正以春秋上下無外城

邑之經故也而何氏兼邑言之者正以外城國都亦

有書者是以不得直言据外城國都其書之者即城

邢城楚丘城線陵城成周之屬是也其外城國都取

之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註据取牟婁疏取牟

云即隱四月二月莒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註人伐杞取牟婁是也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註据莒伐杞取牟婁不為中國諱注并下文鄭為皆同

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

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注使若大夫自生事取

之者即實遂但當言取之疏諸古本皆無此注且與

下傳文頗重若有注者是衍字也。曷為為中國諱

○解云正据苦人取年婁不為中國諱矣而何氏不

注之者以上文已据取年婁是以不能重出曷為不

繫乎鄭者正据下十年冬戌之時繫鄭也為中國諱

也者若繫于鄭還有伐喪之義故云中國諱也。國諱

即實至取之。○解云若實大夫自生事即非諸侯使

之取是以不勞為諸侯諱依實書之

亦無傷故言即實遂但當言取之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檮勅居反

公至自晉注盟地者不于都也。以晉致者上盟不于都

嫌如晉不得入故以晉致起之不別盟得意者成公

比失意如晉公獨得容盟得意亦可知列反別被注盟

地至可知。○解云文三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

公及晉侯盟彼不舉地者以其在國都故也。今此舉

長檮故言不于都矣云以晉至起之者昭二十八年

春王三月公如晉次于乾侯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

侯居于運何氏云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未至晉

然此經上言盟于長檮今若又言至自長檮即嫌似

次于乾侯然亦不得入晉都故以晉致起其文也云

不別至可知者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

得意不致公與一國出會盟得意致地不得意不致然則此襄公得與晉侯盟宜直致地不致地者以其可知也言成公比失意於晉者即成公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于沙隨不見公傳云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經又云公會尹子晉侯以下伐鄭傳云成公將會晉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為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是也

六月公會單于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雞澤 盟下日者信在世子光也
雞澤 盟下至光也。解云言信任在於世子光若如盟日定否世子光制之然是以下日以近之由如文十四年注云盟下日者刺諸侯微弱信在趙盾之類何氏何以數言信在正以下十六年傳云諸侯皆

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舊解云齊光元前侯之禮晉侯貴致大國衆人畏之故却日以待之非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傳其言如會何

侯鄆子言會盟。僑其。據曹伯襄言會諸侯。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是也云鄆子言會盟者即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婁是也

後會也。不直言會盟者時諸侯不親與袁僑盟又下方

殊及之。不直至及之。解云若其諸侯親與之

侯使袁僑來會盟正由諸侯不親與之盟故止得言如會矣云又下方殊及之者即下云及諸侯之大夫

及陳袁僑盟是也言下方殊文道及

陳袁僑盟是以此處未勞道會盟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傳曷為殊及

陳袁僑註据俱諸侯之大夫也言之大夫者辟諸侯

與大夫皆盟為其與袁僑盟也註陳鄭楚之與國陳

侯有慕中國之心有疾使大夫會諸侯欲附疏不復

備責遂與之盟共結和親故殊之起主為與袁僑盟

也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不重出地有諸侯在臣繫

君故因上地扶。為其于僞反注同不復疏國也。陳鄭至

云即宣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是也知

有慕中國之心者正謂使大夫知會是也且僖八年

鄭伯乞盟之下注云時鄭伯欲與楚不肯自來盟處

其國遣使挹取其血而詰與之約束無汲汲慕中國

之心故抑之使若叩頭乞盟者也不錄使者方抑鄭

伯不錄其自來也然則鄭伯無慕中國之心抑言乞盟

之心明矣又知有疾者非直以其不自來又見下四

年三月陳侯午卒矣云復出陳者喜得陳國也者欲

決成二年及國佐盟于袁婁之經彼不重言齊今重

言陳者喜得陳國故也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鳴呼

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是以僖四年傳云曷為

再言盟喜服楚也故此注云復出陳者喜得陳也春

秋意必如此者正以楚人強盛諸夏微弱陳侯背楚

故喜得之所以奪夷狄之勢益諸夏之榮也註不

重出地。解云正決襄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

武楚屈建以下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

盟于宋彼所以再出地者正以上無君故也今諸侯

在臣繫於君故因上地矣下十六年春公會晉侯以

下于梁繫于君得因上地故彼注云不重

出地在臣繫于君得因上地故彼注云不重

出地者與三年雞澤大夫盟同義是也



公羊疏卷九

八

卷九

公羊疏卷九

許慎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弋氏以職反莒女也左氏作妣氏疏四年至

氏薨。解云左氏經作妣氏字聲勢與此同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傳定弋者何襄公之母也

定弋莒女也襄公者成公之妾子。定弋左氏作定妣者

○解云欲言君母諡不言成欲言是妾卒葬並見執不知問。定弋至妾子。解云正以鄆世子巫者莒之外孫下五年傳意以為與襄公為舅出故知弋氏為莒女也

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疏據

晉郤克與莊孫許同時而聘于齊不書。扶反。巫丘。據

晉至不書。解云成二年傳云云者是也然則臧孫許不書者自是恥之故也而郤克聘齊不書之者是

外相如例不書故也是以据之若然相五年夏齊侯
鄭伯如紀傳云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何氏云据蔡
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何氏彼据蔡侯此据卻克
者欲逐其相類故也何者彼齊侯鄭伯是君且事不
干魯故据蔡侯卒于楚不言如矣此鄭世子巫事非
親且叔孫豹率之故據晉大夫與臧孫許俱行者所
引譬連類得其象也且其齊鄭如紀為叔孫豹率而
州公如曹皆得書者彼文悉有成解

與之俱也註以不殊鄭世子俱言如也疏偽為于

不至如也。解云正以不言及鄭世子叔孫豹則曷

與叔孫共作一文故知叔孫率之矣為率而與之俱註据非内大夫蓋舅出也註巫者鄭

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疏

蓋舅出也。解云謂巫是襄公舅氏之所出姊妹之
子謂之出也言蓋者公羊子不受于師故疑若下傳

蓋欲立其出也之類或言此蓋宜訓為皆若隱三年
傳云蓋通于下似蓋云歸哉之類言襄公與巫皆是
一舅姊妹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註始疑疑

之子也讞于晉齊人語疑讞魚竭反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

乎晉註据當以兵救之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

何莒女有為鄭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註時莒女嫁

為鄭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于莒有外孫鄭

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書者善之得為善

者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疏書者善之

人滅鄭然則不能救滅而得善之者雖不能救有言之功故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

不殊衛者晉侯欲會

吳于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界故不殊蓋起所恥善

秋大雩

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

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饋重恩澤不施所致

反斂力

驗反

也其城虎牢者在上年冬遂城虎牢是也

再會者蓋為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下

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是也雖是一出行類有

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是也其元年夏仲孫

冬公如晉五年春公卒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善稻

不殊衛者晉侯欲會

善

稻左氏作善道好呼報反

秋大雩

先是襄公數用兵圍彭城城虎牢三年再會

四年如晉踰年乃反又賦饋重恩澤不施所致

反斂力

驗反

也其城虎牢者在上年冬遂城虎牢是也

再會者蓋為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以下

雞澤下云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是也雖是一出行類有

之故得作然解云四年如晉是也其元年夏仲孫

冬公如晉五年春公卒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

會齊崔杼以下次于戚

言會晉荀瑩以下于戚

再會四年舉如晉年舉

由而已其餘不足舉者

會並舉之者以其皆會

葬時別有罪無罪今吳

不作他文以別之者蓋

以略夷狄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

於此諸事豈不為費而注

二年秋叔孫豹如宋冬仲

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

一事物而言之見其致半之

文略不悉耳其三年再

事可以一言而盡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

於此諸事豈不為費而注

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

一事物而言之見其致半之

文略不悉耳其三年再

二年秋叔孫豹如宋冬仲

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

一事物而言之見其致半之

文略不悉耳其三年再

事可以一言而盡故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云春秋之內君殺大夫皆至

於此諸事豈不為費而注

彭城二年舉城虎牢三年舉

一事物而言之見其致半之

文略不悉耳其三年再

辭故進吳稱入所以抑郢者經書莒人滅郢又與巫
訴巫當存惡郢文不見見惡必以吳者夷狄尚知父
死子繼故以甚郢也等不使郢稱國者郢不如夷狄
故不得與夷狄同文。惡郢烏路反**疏**所以抑至
經書言莒人滅郢者在下六年秋其經稱人以貶黜
之云又與巫訴者即上文世子巫如晉是也許之訴
即合存之義然則上下二經皆
非郢咎故曰惡郢文不見也

公至自會

冬**陳**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為不言諸侯戍之**註**据

下救陳言諸侯**疏**据下救陳言諸侯。解云謂歷
敘諸侯即下文云公會晉侯以下

救陳是也**離至不可得而序****註**離至離別前後至也陳坐

欲與中國被強楚之害中國宜雜然同心救之乃解

怠前後至故不序以刺中國之無信。雜然七合反

同解古**疏**得與陳坐至無信。解云其與中國者謂欲

也其被強楚之害者**故言我也****註**言我者以魯至時

正見諸侯戍之故也書與魯微者同文微者同文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

戍之戍例時**疏**氏及國直言其事者若莊公二十八

年冬築微之文故云與魯微者同文矣云微者同文

者使若城楚丘辟魯獨戍之者城楚丘在僖二年彼
時亦直言城楚丘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
城乎明其更有餘國是以書月見其非內城今此戍

陳之經亦作魯微者之文魯之微者焉能獨戍乎明其更有餘國矣故曰使若城楚立辟魯獨戍之云戍例時者正以此文直書冬十年冬戍鄭虎牢故知例時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

齊世子光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疏十有二月

陳。賈氏云月為下卒起其義也

辛未季孫行父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空卒疏始卒更名日書葬

者新黜未忍便略也疏始卒丁至略也。解云案信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杞子

齊而於此言始者彼注云卒者相公存王者後功尤美故為表異卒錄之然則傳聞之世小國之卒未合書見非其常例矣至所聞之世始合書卒是以於此言始矣文十三年夏五月邾婁子蘧餘卒宣九年秋八月滕子卒其名日與葬皆未書今此盡錄故解之也言新黜未忍便略也者即莊二十七年冬杞伯朝注云杞夏後不稱公者春秋黜杞新周而故宋以春秋當新王者以其稟氣先王聖人胤嗣雖其微弱未忍便略之

夏宋華弱來奔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莒人滅鄆註莒稱人者莒公子鄆外孫稱人者從莒無

大夫也言滅者以異姓為後莒人當坐滅也不月者
取後于莒非兵滅○夫即莊二十七年傳莒無大夫
此何以書是也。○不月者。解云凡兵滅者例書
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
滅遂之屬是也。今此非兵滅故書時矣。以此言之即
知僖二年晉滅下陽僖十年狄滅溫之屬皆蒙上月
矣。僖十七年夏滅項彼注云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略
小國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夔何氏云不月者略夷
狄滅微國也。以此言之則知僖十二年夏楚人滅黃
文五年秋楚人滅六之屬亦是略之故也。其衛侯燬
滅邢楚子滅蕭蔡歸生滅沈
之屬皆當文自釋不勞備說

冬叔孫豹如邾婁
季孫宿如晉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傳曷為不○暴君出奔○據譚

言奔。○曷為○于偽反○齊師滅譚○譚子言奔者即莊十年
國滅君

死之正也○明國當存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

用反○重直○不書至為重○解云欲決定四年四月
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

殺之文也彼注云舉國滅為重書
以歸殺之者責不死位也是也

七年春邾子來朝○音談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婁子來朝

城費○音祕

秋季孫宿如衛

八月蠲先是邾小邾婁來朝有賓主之賦加以城費

季孫宿如衛煩擾之應音鍾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

于鄆鄆于委反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

于操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

以地註據陳侯鮑卒不地鬯原苦門反左氏作鬯

左氏鄭伯鬯如會解云正本作鬯字亦有一

作鄆本原字非也操者何解云欲言鄭邑

封內不地欲言外邑不繫外故執不知問其鄆字

者非正本也據陳至不地解云即相五年正

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曷為二日卒之愆也甲

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

之是封內卒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

者故据而難之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註據鄭公子歸生弒

其君夷書其君夷書下及注皆同宣四年夏六月書者謂書

大夫名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註據歸生弒君

不為中國諱為中于偽反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

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

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註据城虎牢事疏

注据城虎牢事。解云上二年經云遂城虎牢傳云

不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以中國為疆則不若楚註

言楚屬圍陳不能救音燭疏即上文云楚公子貞帥

師圍陳終無於是弒之註既由中國無義故深諱使

若自卒音禍既由鄭伯髡原何以名註据陳侯如會不

名疏据陳至不名。解云既僖二十八年五傷而

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註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

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

者言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為

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

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處昌慮反疏操定

邑知傷而反也者。解云正以操是鄭邑操本去鄰

彌遠是以知其見傷而還。註未見諸侯至舍也者

還。解云凡言未見者有欲見之理知尚往辭若其迴

至舍便絕未見之義經不應得言未見故如此解

將而必誅故此注引之其弒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

家執之其傷君論之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

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

事故知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註鄭伯欲

與中國意未達而見弒故養遂而致之所以達賢者



之心疏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解云上陳侯如會
諸侯而言如會故疏袁僑如會之輩皆是至會今鄭伯既言未見
据未見而難之

陳侯逃歸起鄭伯欲與中國卒逢其禍諸侯莫有恩

痛自疾之心於是懼然後逃歸故書以刺中國之無
義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
之亡不當背也音佩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註月者起鄰之會鄭伯以弑陳

侯逃歸公獨脩禮於大國得自安之道故善錄之以

弑音

葬鄭僖公傳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註探順

事上使若無賊然不月者本實當去葬責臣子故不

足也為中于偽賊未討何以書葬。解云正以

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是以弟子據而難之。註

以卒日葬月達於春秋大國之例今鄭為大國不月故如此解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傳此侵也其言獲何註据宋師

敗績獲宋華元戰乃言獲也變素獲蔡公子燮

子濕。疏据宋至獲也。解云即宣二年春宋華元

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
華元是也公羊之義以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註時

適遇值其不備獲得之易不言取之者封內兵不書

嫌如子糾取一人故言獲起有兵也又將兵禦難不

明候伺雖不戰鬪當坐獲易以豉反難乃旦

不言取之者解云春秋之義取為易辭故隱十年

鄭伯伐取之傳云其言伐取之何易也者是春秋之

義封內之兵例不書之故定八年傳云公斂處父帥

師而至經不書之是也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者

是取一人之文凡言獲者用兵之文即獲宋華元獲

陳夏馮之輩是也然則此傳言適得之即是易之甚

者所以不言取之者其人是時將兵拒鄭但未至鬪

戰封內之兵例所不書既不得書有蔡師若言鄭人

侵蔡取公子變則嫌如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然

但取一人而已故言獲起其文是時亦將兵來云又

將安禦難不明候伺雖不戰鬪當坐獲者以謂蔡公

子變當以被獲為坐罪何者以其於守禦之道不足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婁人于邢丘

刑音

公至自晉

莒人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由城費公比出會如晉莒人伐我動擾

不恤民之應由城至之應。解云城費在七年

侯以下救陳七年十二月公會晉侯以下于郟是也

如晉者即今年正月公如晉是也莒人伐我者即今

年夏莒人伐我東鄙是也或者公比出會者即七年

公會晉侯以下于郟今年季孫宿會晉侯以下于邢

立是也然則季孫宿會而言公比出會者略舉以言之是以不復別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晉侯使士句來聘

九年春宋火傳曷為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曰

火註大者謂正寢社稷宗廟朝廷也下此則小矣災

者雖本辭故可以見火宋火二傳作宋災離力智反見賢偏反言火

解云左傳穀梁作宋災曷為或言災者莊二十年夏齊大災襄三十年宋災之類是○大者曰災小者曰

火○解云五行書云害物為災不害物為異者謂雪霜水旱蟻蝨之屬非謂火害與否與此非妨矣○

災者至見火○解云本實是火而謂之災離其本體故曰離本辭災者害物之名故可以見其大於火也

然則何氏以為春秋之義不記人火火者皆是天害也但害於大物則言災害於小物則言火且不如左氏人火曰火故如此注所以然者正以春秋之義重於天道略於人事人火之難何足記也然則

內何以不言火註据西宮災不言火疏据西至言火○解云即

僖二十年夏五月乙巳西宮災傳云西宮者何小寢也彼注云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以其非正

寢社稷宗廟朝廷故謂之小若然相十四年狄八月壬申御廩災亦應是小所以不据之者以其御用於

宗廟之物於小寢內室乎內不言火者甚之也春似西宮為小寢內室乎

秋以內為天下法動作當先自克責故小有火如大有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

後記災也註是時周樂已毀先聖法度浸疏遠不用

之應○為王于偽**疏**外災不書。解云莊十一年秋反浸于鳩反。宋大水之下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注云據郭移不書是也。○為王者之後記災也。○解云春秋之義詳內而略外是以外災例不錄而書皆善文又皆有傳釋不勞備載也。○**注**是時至之應。○解云宣十六年夏成周宣謝火傳云成周者何東周也。宣謝者何宣宮之謝也。彼注云宣宮周宣王之廟傳云何言乎成周宣謝災樂器藏焉爾注云宣王中興所作樂器天災中興之樂器示周不復興是也。然則宣公十六年時周樂已毀而宋是三者之後先聖法度所存今復災之是法度浸疏遠不用之應也。

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

戲註事連上伐不致者惡公服繆姜喪未踰年而親

伐鄭故奪臣子辭。戲許宜反。○**疏**事連至子辭。○

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者謂公與二國以上會伐並有之時若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不致也。然則今此若直同盟于戲而已。容或不致今事連上伐若其得意宜致會若其不得意宜致伐無不致之理而今不致者惡其母服未期親自用兵不子之甚故不書致言奪臣子辭者正以凡書致者皆是臣子喜其君父脫危而至今不書致似若不脫然故曰奪臣子辭。

楚子伐鄭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婁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加。相莊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又彼力反。疏。遂滅偃陽。解云

夫目反一音逼近之逼而南州人云道仍有偃陽之類如逼近之逼矣

公至自會註滅日者甚惡諸侯不崇禮義以相安反遂

為不仁開道彊夷滅中國中國之禍連蔓日及故疾

錄之滅比于取邑例不當書晉書致者深諱若公與

上會不與下滅音惡烏路反道音導蔓。疏。滅日至

云凡滅例月即莊十年冬十月齊師滅譚十三年夏六月齊人滅遂之屬是今乃書日故如此解也言反

遂為不仁者則此經遂滅偃陽是也云開道彊夷者

昭八年夏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冬十月壬午

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瑗十一年夏

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

帥師圍蔡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

以歸用之三十年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

楚定十四年楚公子結帥師滅頓以頓子捨歸十五

年春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之屬皆是強夷迭害諸

夏故言連蔓日及是以變例書日疾而錄之云滅比

云云者春秋之義主書致者正欲別其得意以不故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莊六年傳曰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是也若取邑例

不書致所以然者取得他邑得意明矣何勞書致以

晉師伐秦

秋莒人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及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註不言其大夫者降

從盜故與盜同文左。斐芳尾反。疏。冬盜殺云云。解

殺大夫稱國即僖七年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
大夫相殺稱人即文九年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
是也今此士殺其大夫故言盜矣是以文十六年傳
云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注云賤者謂士也
士正自當稱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注云降
大夫使稱人降士使稱盜者所以別死刑有輕重也

者是其士殺大夫稱盜之義也鄭人殺其大夫某甲今

不言其大夫者正以士既降從盜故與盜同文也其

盜殺者即哀四年春盜弑蔡侯申傳云弑君賤者窮

謂罪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

逢其禍故以為人君深戒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之

與刑人義同然則盜殺蔡侯申不言其君今此士殺

大夫降之言盜亦不言其大夫與實盜同故云降從

盜故與盜同文也而哀四年注云當刑放之與刑人

義同者襄二十九年夏五月閭執吳子餘祭傳云閭
者何門人也注云以刑人為閭非其人故變盜言閭
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注云不言其
君者公家不畜士庶不友放之遠地欲去聽所之故
不繫國不繫國故不言其君然則刑人所止不常厥
居若故出奔任其所願由此之故不合繫國既不繫
國則君臣義盡是以春秋去君父以見之其殺蔡侯
者由未加刑而亦不言其君者方當刑放故與刑人

同義也

成鄭虎牢傳孰成之諸侯成之曷為不言諸侯成之離

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註刺諸侯既取虎牢以為

蕃蔽不能雜然同心安附之疏為蕃疏成鄭虎牢云

年陳成之下已有傳而復發者蓋嫌國邑不同故也

注既取虎牢者即二年冬遂城虎牢傳云虎牢者何

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也取之曷為不言取

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是也諸

侯已取之矣曷為繫之鄭註据莒牟夷以牟婁來奔

本杞之邑不繫于杞疏据莒至于杞疏解云即昭

來奔是也云本杞之邑即隱四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

年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是也諸侯莫之主有故反

繫之鄭註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

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故反繫之鄭見其意也所

以見之者上諱伐喪不言取今刺成之舒緩嫌於義

反故正之云爾疏諸侯莫之主有絕疏所以見之

諱伐喪不言取者即二年冬遂城虎牢傳云云是也

不言取諱之似不合取既不合取成之舒緩即不合

刺而今刺之義似違是以春秋繫之於鄭見無主有

不當坐取邑耳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公至自伐鄭

卷之六

十四

陽添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傳三軍者何三卿也註為

軍置三卿官也卿大夫爵號大同小異方據上卿道

中下故摠言三卿。為軍于偽。羊作三軍。解云公

宜半天子乃有三軍魯為州牧但合二軍司徒司空

將之而已今更益司馬之軍添滿三軍是以春秋書

而譏之故曰作三軍是以隱五年注禮天子六師方

伯二師諸侯一師是其一隅也何氏之意以軍與師

得為通稱而臨時名耳是以或言軍或言師不必萬

二千五百人為軍也。三軍者何。解云欲言先有

不應言作欲言先無軍是常役故執不知問。為

軍至官也。解云魯人前此止置司徒司空以為將

下各有小卿二人輔助其政其司馬事皆蓋摠監而

已故但有一小卿輔之今更置中軍司馬將之亦置

二小卿輔助其政故曰為軍置三卿官也然則問者

云三軍者何師答之云三卿也者謂言作三軍者正

是致司馬之職三卿之官為軍將也。註卿大至小

異卿大夫者皆是爵號但大同小異而已若摠而言

之皆曰卿大夫若別而異之乃貴者曰卿賤者曰大

夫耳如此注者欲道一卿二大夫所以摠名三卿之

意也。註方據至三卿。解云言卿與大夫折而言

之其實有異而皆謂之卿者方據上卿言其中下者

遂得卿稱故得通言三卿也其二小卿謂之中下者

蓋二者相對有尊卑若是大司馬敘官云大司馬卿

一人小司馬中大夫然作三軍何以書註欲問作多書

軍司馬下大夫然作三軍何以書註欲問作多書

乎作少書乎故復全舉句以問之。又復扶。註至問之

○解云欲道所以不直言何以書而舉作三軍者弟

子之意欲問春秋之義書其作三軍者為是嫌其作

軍大多而書乎為是嫌其大小少而書乎故復全舉經

以見其數

說

故言此也

古制司馬官數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
 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上士相上卿下士相
 下卿足以為治襄公委任強臣國家內亂兵革四起
 軍職不共不推其原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
 譏之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月者重錄之○省所景
 亮反下同治直○說古制○解云言古者司馬一
 吏反共音恭○官但上卿一人下卿一人上士一
 人下士一人而已○所以爾者以其事省不作軍將故
 也○注古者至為治○解云何氏之意知古者但有
 司徒司空典事者正以詩云乃召司徒乃召司空不
 見司馬故知司馬事省摠監而已然則司徒卿一人
 其大夫二人入司空卿一人其大夫二人司馬卿一人
 其大夫一人入所謂諸侯之制三卿五大夫矣云襄公

交強臣者謂三家季孫宿之徒是也云國家內亂
 者謂舉事不由君命卽下十二年遂入運之屬是也
 云乃益司馬作中卿官踰王制故譏之者言乃益司
 馬謂添益其職內也作中卿官者謂於司馬內更作
 一卿官尊于小卿故曰作中卿官也言踰王制者謂
 過于先王舊制云言軍者本以軍數置之求其實置
 中卿而言作三軍者言本所以置此中卿官者王欲
 令助司馬為軍將將三軍故曰本以軍數置之云月
 者重錄之者此禮故詳言之
 相決但言重失禮故詳言之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成公下文不致此致者

襄公但不免牲爾不怨懟無所起○懟直

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下云五月公會

晉侯以下伐鄭注云不致者成公數卜郊不從怨懟

故不免牲不但免牲而已故奪臣子辭以起之者

是其成公下文不致之文也今何氏難明前義故令上下相曉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京城北○京城北左氏作亳城北**疏**同盟于京

云穀梁與此同左氏經作亳城北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乃與此傳同之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婁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婁子伐鄭會于蕭魚傳此伐鄭也其

言會于蕭魚何疏据伐鄭常難今有詳錄之文乃且難

反**疏**据伐至之文。解云謂以上伐鄭多以伐致

謂錄其會蕭魚并下文公至自蓋鄭與會爾注中國

以鄭故三年之中五起兵至是乃服其後無干戈之

患二十餘年故喜而詳錄其會起得鄭為重音預與**疏**

注中國至為重。解云即上文九年冬公會晉侯以

下伐鄭同盟于戲一也十年秋公會晉侯以下伐鄭

二也冬戍鄭虎牢三也今年公會晉侯以下伐鄭同

盟于京城北四也通此則三矣故曰三年之中五起

兵耳云至是乃服者非直鄭人與會下文公以會致

鄭之遂服不復伐之不謂不伐餘國即下十四年夏叔孫豹會晉荀偃以下伐秦十八年公會晉侯以下同圍齊之屬是言二十餘年謂不滿得三十年至昭公之時屬楚滅陳蔡蠻夷內侵乃是諸夏之患故言此

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音消

冬秦人伐晉音消為楚救鄭音消為楚救鄭音消解云為楚救鄭之義出左氏傳矣

春秋公羊註疏襄公卷第十九

春秋公羊註疏襄公卷第二十起十二年盡二十四年

漢 何休 學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傳邑不言圍

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

者非取邑之辭也注外取邑有嘉惡當書不直言取

邑者深恥中國之無信也前九年伐得鄭同盟于戲

楚伐鄭不救卒為鄭所背中國以弱蠻荆以強兵革

亟作蕭魚之會服鄭最難不務長和親復相貪犯故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